



# 漢語語音史教程

唐作藩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漢語語音史教程/唐作藩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5  
(博雅語言教材系列)

ISBN 978-7-301-18788-3

I. 漢… II. 唐… III. 語音—漢語史—語言學 IV.H1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067719 號

**書 名：**漢語語音史教程

**著作責任者：**唐作藩 著

**責任編輯：**杜若明

**標準書號：**ISBN 978-7-301-18788-3/H·2815

**出版發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澱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http://www.pup.cn>

**電 話：**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3374

出版部 62754962

**電子郵箱：**[zpup@pup.pku.edu.cn](mailto:zpup@pup.pku.edu.cn)

**印刷者：**北京大學印刷廠

**經銷者：**新華書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開本 12 印張 185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22.00 元

---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010-62752024

電子郵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蔣 序

唐作藩先生的《漢語語音史教程》即將出版。這本書是唐先生五十年來教學和科研成果的結晶。在讀到這本書的樣稿時，我不禁回想起了五十年前的往事。

在整整五十年前，1959年，我是北京大學中文系三年級的學生。那時我們一個年級80餘人，都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到三年級時分為兩個專門化：語言專門化和文學專門化，通常就叫“語言班”（一個班）和文學班（兩個班）。我是語言班的。在一、二年級未分專門化時，我們一起上一些共同的基礎課。到三年級分專門化以後，我們語言班就開始上一些漢語方面的專業課程，其中一門重頭的專業課是漢語史。這門課上一個學年，第一學期上的是緒論和漢語語音史，第二學期上的是漢語語法史和漢語詞彙史。漢語史一年的課程都是唐作藩先生給我們教的。

那時唐作藩先生很年輕，三十出頭一點。而我們班上有調幹的學生（這個詞兒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熟悉了：是先當了國家幹部，工作了幾年，然後才來上大學的），最年長的一個同學，比唐先生祇小一歲。唐先生一身樸素的穿着，站在講臺上，一點架子也沒有，講課時語調親切，講解明白，讓人感到非常和藹可親。除了上課以外，唐先生在課下還常常到我們學生宿舍來給我們輔導。經過一段時間接觸以後，更覺得唐先生平易近人，對學生循循善誘。這是我們當時對唐先生的印象。畢業以後，同學們分散在各地，各自經歷了人生的曲折道路，數十年後重新聚會，回憶起念書時各位師長的音容笑貌，大家對唐先生的印象還和當年一樣：對學生循循善誘，平易近人，和藹可親。

後來，我們逐漸了解到，對唐先生有這個印象的絕不止我們這個班。唐先生自從1954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以後，差不多每一屆的學生他都教過，對每一屆的學生他都是循循善誘，和藹可親。不但學生在校時如此，就是學生畢業後，他也一直關心學生的成長，在業務上多方加以指導。正因為如此，很多北大中文系語言班的畢業生一直和唐先生保持密切的

聯繫，稱他為自己的恩師。就是一些不是北大中文系畢業的中青年學者，也感受到唐先生這種長者之風，對他極為尊敬。所以，在唐先生八十壽辰時，收到了不少賀信賀詞，對他表示祝賀和感激，說的都是肺腑之言。

這也是後來才知道的：漢語史這門課程，開始是王力先生、後來是周祖謨先生教的，正是從 1959 年，從我們這一屆開始，由唐先生接手。我們上課時祇知道用的課本是王力先生的《漢語史稿》，而唐先生為了讓我們更好地理解，還印發了講義。王力先生的《漢語史稿》博大精深，至今還用作北大中文系和其他一些院校中文系漢語史課程的教材；但我們這班學生讀起來，有些地方還有一些困難，有了唐先生的講義，再加上他深入淺出的講解，理解就容易多了。這一點，我們也是印象很深的。

漢語語音史這門課，我們是從頭到尾上完了的。這話現在聽起來也有些費解：一門課還會祇上一半就停止嗎？可是，在我們上大學的時代，確實有不少課是上了一半就停止了。因為那年代運動太多。我們從 1957 年入學，到 1962 年畢業（那時北大的本科文科是五年，理科是六年），在五年中運動幾乎沒有停過：開頭是“反右”補課，補劃“右派”，然後是“大躍進”，我們到煤礦去“半工半讀”，到農村去“深翻土地”，再又是“反右傾”，……一遇到這些運動，課就停了；祇有在運動的間歇，才能坐下來安靜地上幾門課，但這樣的機會不多。到 62 年畢業前，班上做過一個統計，在五年裏，從頭到尾上完的課，總共祇有六七門。漢語語音史就是這少數幾門課中的一門。因為能安靜地坐下來，大家都覺得這門課很有收穫。不過，一個安靜的學習環境雖然是學好課程的必要條件，但學好課程的主要條件却是老師的講授。唐先生對漢語語音史精湛的見解和深入淺出的講解，是我們有收穫的根本原因。漢語語音史是專業性很强的課，符號多，術語多，容易感到枯燥。但唐先生把科學內容講得深入淺出，極有吸引力，把聽者帶入了探討漢語語音發展歷史及其規律的奇妙境地。漢語語音史成了最受學生歡迎的課程。常常是下課鈴聲響了，大家都不忙于去吃飯，而是相互熱烈討論課堂上的問題，或圍着老師提問。今天回憶起來，很多同學說，漢語史課對我們的影響是終生難忘的。我們當中許多人，對古代漢語和漢語史產生興趣，並最後走上從事這方面專業的道路，與唐先生的課對我們的教育是有很大關係的。

我的同班學友王鎡後來成了漢語史研究的知名專家，在談到自己如何取得成就時，他曾經說過：“唐先生的課給我們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很多知識現在還用得上，真是一生受益無窮。”他的話代表了我們共同的心聲。

對我們這一屆是如此，對別的各屆也都如此。這樣年復一年地，唐先生對學生都十分認真地進行教學，培養了大批人才。每次講授，唐先生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學術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加入到講授內容中去，同時又總結上一屆教學的經驗，力求把課講得更加深入淺出，更能夠為年輕學生接受。所以，唐先生講授的漢語語音史課程內容在不斷充實和深化，水平在不斷提高。現在我們看到的這本《漢語語音史教程》就是唐先生數十年教學和科研的結晶，是一本高水平的大學教材。

唐先生的一本專著《音韻學教程》已經出版，而且被評為精品教材；這本《漢語語音史教程》出版後肯定也會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兩本《教程》，其風格是一樣的：書本不厚，內容不雜，但是有分量，有深度。特別是作者不炫博，不呈奇，祇是平平實實地把問題講明白，使這些歷來被認為枯燥、繁難的內容能夠比較容易地讓讀者接受，這更是我們在上學時所感受到唐先生的教學風格。文如其人。唐先生的為人也是這樣：高雅、淵博、樸實、平易。唐先生的學問是我們所敬仰的，唐先生的為人更是我們應該學習的。

作為唐先生的一個老學生，在唐先生的《漢語語音史教程》即將出版的時候，想起了這些往事，就把它寫下來，用以表達對先生的教導的感激之情。我想，上面所說的不止是我一個人的感受，而應該是曾經親聆先生教誨的學生所共同的吧。

蔣紹愚 2009年4月

## 自序

王力先生的《漢語史稿》第二章“語音的發展”(1957年),是我國第一部漢語語音史。董同龢先生上世紀50年代在臺灣大學講授《中國音韻學》,首次出版時書名《中國語音史》(1954),後來又改名為《漢語音韻學》(1966)。“文革”之後,在王力先生修訂《漢語史稿》、出版《漢語語音史》(1985)前後,大陸出版了邵榮芬先生的《漢語語音史講話》(1979)、方孝岳先生的《漢語語音史概要》(1980)、史存直先生的《漢語語音史綱要》(1983)、黃典誠先生的《漢語語音史》(1993)、向熹學長的《簡明漢語史》上編“漢語語音史”(1993)和周祖庠教授的《新著漢語語音史》(2006)等。還有一些高校的老師多年來從事漢語語音史的教學,並寫了講義,但未出版,或已出版,而我尚未讀到。

鄙人自1954年秋隨中山大學語言學系併入北大中文系之後,學習與工作的專業方向則由語言學理論轉為漢語史和音韻學;名義上是做王力先生的助教,協助他輔導“漢語史”課,實際上我自己也是剛接觸這門課程,隨51級同學聽課學習,哪能敢去碰同學的問題!祇是在這學年末即1955年7月上旬,協助王先生出了一些考題(後來作為復習提綱附在《漢語史稿》後面),舉行口試時給同學抽籤,我監督他們每位準備半小時,然後讓他們輪流到另一房間面對王先生回答問題。回答畢,王先生還可以就這一問題或另出題進一步提問,最後給他一個分數,最高是五分。第二學年(1955—1956)王先生給52級同學講“漢語史”時,我就開始進行輔導了,主要是解答有關音韻學的基礎知識問題。1956—1957學年53級和54級合班上“漢語史”,王先生大班講課,我小班輔導。1957—1958學年王先生給55級講授“漢語史”時,除了讓我做輔導,還讓我上講臺試講了語音史中的一節。我雖然課前做了長時間的充分準備,而且請王先生看過講稿,但還是很緊張。特別是走上講臺看到王先生坐在教室裏後排,並曾站起來指出我講錯了時,我更加不知所措,腦子裏

## 2 漢語語音史教程

噹噹響，就埋頭念講稿，好不容易等到下課鈴響起。1958年夏中文系也開始了教學改革運動。我們漢語教研室重點進行“古代漢語”課的改革，王力先生提出一個文選、通論、常用詞三結合的新方案。此後他就專注“古代漢語”的教學和教材編寫，將“漢語史”的主講交給了周祖謨先生，讓我和研究生剛畢業留校的郭錫良兄協助。周先生為56級同學講授“漢語史”，僅僅講了“緒論”就病了，於是讓我接着講“語音的發展”。但我也祇講了兩三堂課，同學們就“罷課”了，掀起了自己搞科研、自己編書的運動。記得當時55級文學班編寫“紅色中國文學史”，語言班編寫“漢語成語小詞典”；而56級語言班則決定編寫一部新的“漢語史”，並邀我和郭錫良老師參加他們的討論。他們到1960年終於完成了一部“漢語發展史”，但祇是內部鉛印了上冊，未能公開出版。

1960年之後，錫良兄調去中宣部高校文科教材編審組任秘書，並協助王力先生主編《古代漢語》教材。此後，57級、58級和59級的“漢語史”課都由我一人講授。1961年為58級同學開設“漢語史”時，錫良兄曾有幾次抽空回來講授“語法史”。而60、61、62三個年級，我祇為他們開過“音韻學”。60級的“漢語史”則是錫良兄講授的。1964年秋全系教師和三年級學生下放湖北江陵參加“四清”，我的行李已上車，專職副系主任向景潔同志攔住我，要我留下來為約十來位61級的外國留學生講授“漢語史”。我就被推遲至1965年秋分派到朝陽區小紅門公社龍爪樹大隊參加四清。1966年初夏開始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們匆忙被調回學校參加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一切科研和教學活動都被迫停止。直到1972年秋，漢語專業被批准招收首屆工農兵學員，逐漸恢復部分專業的教學工作。後來又招收了73級學員，特別是1974年春掀起“批林批孔”運動，我們下放在東郊工廠，為了幫助工農兵搞大批判，師生和工宣隊員合作編寫一本《古漢語常用字字典》。開始編寫初稿時，我們古代漢語教研室的老師們為同學們講授一些古漢語文字、音韻、訓詁知識。但全面恢復漢語專業的系統課程，還是在1977年恢復高考，招收78級漢語專業學生之後。我除了擔任二年級的“音韻學”，仍和錫良兄合作開設“漢語史”，一般情況下我負責上學期的“緒論”和“語



音發展史”，錫良兄則講授下學期的“語法發展史”和“詞彙發展史”。有時候誰另有任務，就由一人全部講下來。我們的合作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才逐漸將漢語史的教學工作交給了年輕的同志。

我們在上世紀 60 年代就曾在王力先生《漢語史稿》的基礎上編寫了一部“漢語史講義”，並於“文革”前油印數次發給 57—61 級同學。80 年代以後，就祇用《漢語史稿》做教材，另發一些我們編選的參考資料。練習也是各自重新擬訂。我講授語音史部分，自為 57 級開始，至 90 年代初最後一次為 89 級與 90 級合班講授，初步統計一下，共約講了 15 次以上（包括跟校內外一些研討班或助教班的講課）。我每講一次總要做一些大大小小的修改、補訂。最初我的講稿是寫在一個 32 開的筆記本上，後來改寫在稿紙上；舊稿紙的天地補訂滿了，又謄寫在新的稿紙上。但這也是 90 年代初期的手稿，一擱就是十多年。2006 年夏回湖南衡陽，和華的老同事約上衡山避暑休閒，五六對老夫婦住在半山亭小學附近山澗邊一棟三層樓的新農家，主人就是退休的鄭校長。老朋友們都喜歡搓麻將，而我不感興趣，帶了個筆記本電腦，在完成《上古漢語有五聲說》之後，就開始整理我的“漢語語音史講義”。山上沒有什麼書可參考，基本上是將原來寫在稿紙上的文字輸入電腦裏。斷斷續續，前前後後，經歷了兩年半的時間，终于在 2009 年春節前完稿。參考書主要是王力先生的《漢語史稿》（上冊）和《漢語語音史》，也有一些其他先生的論著，所以每節後補了一些參考文獻。又原有的四個練習分增為七個。這是我的上課講稿，所以和我的音韻學講義一樣，也取名叫《漢語語音史教程》。

我請蔣紹愚教授為我審閱了綱目和部分文稿，他很認真，還特地找了一些和他一起聽課的同班同學回憶起當年我為他們講課的情況，因為那是我第一次獨立地系統地講授“漢語史”。也是試講性的，沒有把握。由於同學們的支持，教學相長，我也得到了鍛煉，取得了經驗。我應該感謝 57 級和以後各級的老師們，而紹愚教授的“序言”却給予我很多的鼓勵，深感慚愧。

最後自然會想起我們的老師王力先生。飲水思源，沒有王力先生的教導，沒有他的《漢語史稿》，就不可能有這本《漢語語音史教程》。

#### 4 漢語語音史教程

明年 5 月 3 日是王力先生 25 周年忌日，謹以此小書紀念我敬愛的恩師。

唐作藩

2010 年 10 月 8 日于北京海淀區藍旗營小區

#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漢語語音史的對象與任務 .....	1
第二節 漢語語音史的根據 .....	5
第三節 漢語語音史的研究方法 .....	9
第四節 漢語語音史的分期 .....	11
練習一 .....	15
第二章 上古漢語語音系統 .....	16
第一節 上古聲母系統 .....	16
練習二 .....	31
第二節 上古韻部系統 .....	32
第三節 上古韻部的擬測 .....	53
第四節 上古漢語的聲調 .....	64
練習三 .....	69
第三章 從上古到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發展· .....	71
第一節 《切韻》音系與中古漢語語音系統 .....	71
第二節 中古聲母系統的發展 .....	78
練習四 .....	90
第三節 中古韻部系統的發展 .....	92
第四節 中古聲調系統的演變 .....	108
練習五 .....	111

## 2 漢語語音史教程

第四章 從中古到近古漢語語音系統的發展 .....	113
第一節 《中原音韻》與近古漢語語音系統 .....	113
第二節 近古聲母系統的發展 .....	124
第三節 近古韻部系統的發展 .....	132
第四節 近古聲調系統的演變 .....	145
練習六 .....	152
第五章 從近古到現代漢語語音系統的發展 .....	153
第一節 《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與現代漢語語音系統 .....	153
第二節 由近古到現代漢語語音系統的演變 .....	161
第三節 漢語語音系統發展的特點及其基本趨勢 .....	172
練習七 .....	177

# 第一章 緒 論

## 第一節 漢語語音史的對象與任務

漢語語音史屬於漢語史的一部分。人類每一種語言都包括語音、詞彙、語法三部分，漢語也不例外。但語言是個整體，它作為符號系統、交際工具、信息的載體，對使用這種語言的民族、人群，發揮着整體的作用。它在使用中又不斷發展變化，形成自己的歷史。

漢語有悠久的歷史。根據考古發現的大量材料，我們知道，早在一百多萬年以前中國這塊土地上就有了人類。1965年在雲南元謀縣發現兩顆古人類牙齒化石，考古學者認定為直立人元謀亞種，俗稱“元謀人”，生存于距今一百七十萬前，屬更新世早期，可能是生活在中國大地上的最早的居民。早在1921—1929年間在北京市房山區周口店龍骨山洞穴中發現的“北京猿人”，距今有五六十萬年，屬更新世中期。據研究，“北京猿人”的大腦發達程度表明他們已經有了語言，勞動有了分工，並有現代蒙古人的特點，是蒙古人種的祖先，而中國人是其嫡系後裔。此外在中國北方和南方還發現有“藍田人”（陝西，150萬至65萬年前）、“馬壩人”（廣東，20萬年前）、“河套人”（內蒙古）、“長陽人”（湖北）、“丁村人”（山西），（以上10—15萬年前）；“許家窑人”（山西）、“柳江人”（廣西）、“山頂洞人”（北京房山）、“左鎮人”（臺灣）、“資陽人”（四川）和“新洞人”（北京周口店），（以上生活時間約在1萬年至10萬年前）等。同時，黃河流域更發現有“裴李崗”（河南新鄭）、“磁山”（河北武安）、“大汶口”（山東）、“龍山”（山東歷城）、“仰韶”（河南澗池）、“半坡”（陝西）等地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文化，距今六七千年前；南方亦有相當的“河姆渡文化”（浙江餘姚）。這些都表明以華夏—漢族為主的中華民族的祖先早已生息在這塊土地上。自然，漢語也當早已存在，雖然“漢語”這個名稱起源較晚。唐蘭先生曾據20世紀70年

代初山東大汶口出土的陶器上的圖畫文字推斷，漢字在六千年前就產生了。他認為“中國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sup>[1]</sup>。這是有道理的。文字的產生是比較晚的。但從語言學的角度看，唐蘭先生所據的大汶口出土的圖畫文字僅有幾個，如：(𠄎禾)(𠄎斤)(𠄎戊)(𠄎炅)尚不成詞句。此類圖畫文字或曲綫符號，80年代初以來在河南、陝西、甘肅等地也有發現，但也祇是單個的字，都不成詞語、句子。

真正能反映早期漢語面貌的材料，還祇有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在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約當公元前 16—前 11 世紀。殷墟甲骨是一種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古文字。已出土的上 10 萬字的龜甲獸骨材料，共約有三千餘字。經過古文字學家考釋，已釋讀的祇有 1 千餘個。雖然如此，但它確實反映了三千多年前的漢語的基本面貌，即殷商時代漢語的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至于它的語音系統則仍然不甚清楚，因為甲骨文中沒有韻文材料，形聲字也不多，約占百分之三十。另有些通假字。有學者曾據此探討“商代音系”。如趙誠先生據“登从豆聲，鳳从風聲”等，推測商代音“清濁不分”；又據“室从至聲，滄从位聲”，及“錫作易、位作立”等，斷定商代“陰入不分”；又據“(刪)从册”、“丙用作匹”等，得出商代“陰陽不分”的結論，進而認為商代音系無入聲韻，無四聲之別，陽聲韻僅為元音鼻化<sup>[2]</sup>。這些推斷缺乏有力的論證，難以令人置信。管燮初先生和郭錫良先生比較謹慎些，他們分別就甲骨文的形聲字與通假字，或在比較可信的周代音系的框架上，考察了已識的的千餘個甲骨文字的分布特點，初步得出了殷商時代十九個聲母和二十九個韻部的結論<sup>[3]</sup>。這與周代音系即上古音系相去無幾，值得進一步研究。

作為大學漢語專業本科的專業基礎課，“漢語語音史教程”主要從周代《詩經》音即上古音講起。因為這時的《詩經》所反映的語音情況是比較可靠的。《詩經》音約當于公元前 11—前 6 世紀。同時還有其他豐富的韻文材料和大量的形聲字、異文等可相應徵。傳統的和現代的有關研究成果也比較多。

從《詩經》時代到現代也有了將近三千年的歷史，漢語語音系統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從《詩經》用韻和形聲字的讀音可以看得很清楚。例如《詩經·王風·君子于役》一章：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鷄栖于埗。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韻脚“期、哉、埗、來、思”，不僅現代讀音的韻母不同，而且在《廣韻》裏已屬於不同的韻：“期、埗、思”屬之韻，“哉、來”屬哈韻。而在此章詩裏既然相押，就說明在《詩經》時代它們的讀音是相近的，其主元音和韻尾相同，即同屬一個韻部（之部）。

又如形聲字“江”从工聲，“義”从我聲，“暉”从軍聲，“風”从凡聲，“路”从各聲，“割”从害聲等。從現代漢字的讀音來看，形聲字與它的聲符相去甚遠，但在諧聲時代，即造字時代，它們彼此間的聲母、韻母應是相同或很相近的。

我們要瞭解漢語語音在三千年來的過程中發生了哪些變化，經歷了什麼樣的道路；新的讀音是怎樣產生的；古代的或舊的讀音又是怎樣演變、消失的；現代漢語的語音系統又是怎樣形成的；就必須對漢語語音的整個歷史發展過程進行研究。“漢語語音史”的對象與任務就是要研究三千年來漢語語音在歷代的發展、變化的情況，探討它的演變歷史，尋求它的發展規律，探索現代漢語語音系統的歷史來源。

歷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歷史就是經驗。總結以往的經驗，揭示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這對解決、處理現實問題有很大的啓迪，對預測未來的發展有指導作用。所以列寧說，為瞭解決社會科學問題，為獲得處理問題的本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繫。”<sup>[4]</sup>。語言歷史的研究也不例外。研究漢語語音史的實踐意義就是：

一、可以更深入地瞭解現代漢語語音系統，更透徹地認識它的結構規律，從而更好地進行當前的語文建設（主要是搞好漢語規範化工作），以提高語文教育水平；

二、為調查和研究現代漢語方言（包括世界各地華人的方言）、尋求方言與普通話之間的對應關係，更有效地推廣普通話；又漢語方言史的研究也就是漢語語音史的一部分；

三、可以通訓詁、文字之學，提高古代漢語的水平和閱讀古書的能

#### 4 漢語語音史教程

力，以繼承與發揚中華民族豐富的、優秀的傳統文化遺產；

四、有助于漢藏系語言的比較研究。漢語和漢藏系其他語言的關係不似印歐語系內部那樣密切與明顯，歷史淵源比較久遠，必須對古代漢語特別是它的語音系統在歷史上的各個時期的變化有全面、深入的研究，才能進行有效的比較，得出可信的結論；從而可以豐富或改進普通語言學理論和歷史比較語言學方法。

#### 注釋

- [1] 唐蘭《中國有六千年文明史》，載 1978 年香港大公報出版的《大公報在港復刊三十周年紀念文集》上冊。
- [2] 趙誠《商代音系探索》，《音韻學研究》第 1 輯，中華書局，1984 年。
- [3] 管燮初《從甲骨文的諧聲字看殷商語言聲類》，《古文字研究》第 21 輯，中華書局，2001 年；郭錫良《殷商時代音系初探》，《北京大學學報》1988 年第 6 期，又《西周金文音系初探》，《國學研究》第 2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年。
- [4] 《列寧全集》第 29 卷 450 頁，人民出版社。

#### 主要參考文獻

王力《漢語史稿》（上中下合訂本）第一章“緒論”，中華書局，2004 年。



## 第二節 漢語語音史的根據

漢字自甲骨文至現代的簡化字都不是拼音文字，古代漢族人民口語的實際讀音在書面上沒有記錄下來。這對我們研究漢語語音史產生了很大的困難。但是，中國是個文明古國，歷代保存下來極其豐富的、極其珍貴的文獻材料，為我們研究漢語語音史提供了重要的根據。歸納起來，有以下幾大類：

一、歷代的韻文。包括詩詞歌賦與散文中的韻語。後者如《老子》《莊子》及《荀子》的“賦篇”等。一般來說，歷代韻文的作者都是按照自己的口語來押韻的。例如先秦的《詩經》《楚辭》、漢代的賦、兩漢魏晉南北朝的樂府、唐代的詩歌（包括古風和律詩）、宋詞、元曲等的用韻都是比較接近口語的。宋元以後的律詩雖然比較保守，遵循傳統的“平水韻”，但是也有一些詩人並不受格律的限制，其作品也有能反映實際語音的。例如蘇軾的詩<sup>[1]</sup>。

二、韻書、韻圖。韻書產生于東漢末年新的注音法“反切”出現之後。最初的一部韻書是三國時代魏李登的《聲類》，其次是晉代呂靜的《韻集》，南北朝“音韻蜂出”，但都已亡佚。現存最早的韻書是隋代陸法言的《切韻》，現代也祇是流傳一些唐寫本殘卷。唐孫愐的《唐韻》也是如此。唯唐代王仁煦的《刊謬補缺切韻》比較完整。宋陳彭年等《大宋重修廣韻》最為完整，也流傳最廣。以上《切韻》系韻書是研究中古音的重要依據。宋代還有一部丁度、宋祁、鄭戩等編的《集韻》，收字空前，超過《廣韻》收字數的一倍，有五萬餘字，異讀也最多。它分韻雖然同《廣韻》，為二百零六韻，但其聲韻系統則有異于《切韻》系韻書。其後金代韓道昭的《五音集韻》，元代黃公紹、熊忠的《古今韻會舉要》，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卓從之《中州樂府音韻類編》及朱宗文增訂的《蒙古字韻》（原作者佚名），明代樂韶鳳、宋濂等的《洪武正韻》，朱權的《瓊林雅韻》，蘭茂的《韻略易通》，畢拱辰的《韻略匯通》，清代李汝珍的《李氏音鑒》以及英人威妥瑪的《語言自邇集》，馬禮遜的《五車韻府》，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間接地記錄了當時的實際語音，是研究漢語語